

鷗

陂

漁

話

鷗陂漁話第一卷目

東坡畫像贊

東坡妾碧桃

石林遊山方

岳忠武前妻

元遺山墓碣

黃子久別名

王叔明爲松雪外孫

倪雲林納粟補官

文衡山舊名

董思翁論書示子帖

吳記原昔病記

天冠山入耶穌會

識中氣

蔣山堂印側刻詩

張芑堂南瓜爲贊

陸白齋傳略

王叔畦書詩爲畫名所揜

張船山身後事

吳山尊敏捷

舒鐵雲古文樂府

張文端公應夢而生

姚畢二公瞻識

英協揆比翼朝天圖

黎襄勤公病中異夢

顧亭林勗甥語

朱文端公四餘讀書

阮文達公論二通

汪容甫與孫淵如尺牘語

朋舊名言

論觀宅第二吉祥相

李易安再嫁辨誣節略

姑蘇城內珠明寺西
謝文翰齋鐫刻刷印

鷗陂漁話卷第一

吳 葉廷琯 調生

東坡畫像贊

吾郡陸氏舊藏宋本東坡畫像貌秀偉而髯不甚豐不類世所傳者幅間題云岷山峩峩江水所出鍾爲異人生此王國秉帝杼機黼黻萬物其文如粟帛之有用其言猶河漢之無極若夫紫薇玉堂瓊崖赤壁閱富貴於春夢等榮名於戲劇忠君之志雖困愈堅浩然之氣之死不屈至其臨絕荅維琳之語此尤數子之莫及也啟宗講主慕蘇文忠公之爲人得真像以事俾九皋妙聲製讀于上字作左行方外人能於異世而愛敬名賢如

啟宗者是可傳矣妙聲吳人居常熟慧日寺洪武初被召泣天
下僧教有東皋錄見朱竹垞明詩綜小傳此讚品題文忠亦能
確當彼爲士大夫者或反詈爲害甚洪水猛獸視此二僧能無
媿哉乾隆末我郡韓旭亭封翁是升主講宜興蜀山書院嘗借
摹此像刻石龕奉院中系以跋語云宜興城東四十里有蜀山
卽蘇文忠公買山築室處明沈侍郎暉購遺址建祠肖像集邑
士講學其中以時致祭乾隆庚子邑宰袁君嫌僻遠移置城西
會真庵旁仍榜門曰蜀山書院据此則今書院實與蜀山無涉
余考東坡於元豐八年自汝州放歸曾至宜興不久卽有登州
之命迨後海外歸來梁谿漫志載其焚券還宅事遂還毘陵不

復買宅終於顧塘橋孫氏之居買田陽羨本屬虛語亦莫考所
還之宅是否在蜀山特以公嘗惓惓於此地溪山卽以公像奉
之今書院中固無不可也復考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坡公元豐七年自黃量移汝州七八月間畱連
金溪過陽羨九月抵宜興通真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卽公所館
往年邑簿朱冠卿續編圖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公嘗與
單秀才步田至焉田土曹姓者既鬻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
公移牒以田歸之是買田實有其事且其事先乎買宅特亦如
買宅之
未成耳

東坡妾碧桃

江右都昌縣有坡翁詩石刻云都陽湖上都昌縣燈火樓臺一
萬家水隔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花歛署眉山蘇軾書此
詩所見石刻不一相傳原刻在縣治內查注蘇詩續采二卷獨

失此詩合注謂或疑逸詩似後人集字刻之者故云書不云題也嘉慶中杭人王文誥撰蘇集編注總案論此云其友衡山王泉之作令江西嘗以事至都昌見都昌志稱坡翁南遷時遺妾碧桃於縣因爲此詩以其說考諸朝雲詩其首句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敘云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隨予南遷又考公以八月至吳城山而以七日上惶恐灘可謂迅速先以六月二十五日至當塗而行於九江南康間至一月有餘雖蘇堅送別於此不應如是之濡滯此蓋改命之後尙有經紀之事則開閣一說未爲無因其詩信出於公也按東坡如果有此事宋人必應紀載都昌志不知從何書采入姑志以廣異聞

石林遊山方

宋世士大夫類通醫理好集方書如今時所傳蘇沈良方最著亦或見之所撰書中我祖石林先生避暑錄話曾載數條至今有傳其法而活人者偶見張介賓景岳全書載一方名遊山方云治心脾痛此藥極奇葉石林遊山見一小寺頗整潔問僧所以仰給者則曰素無田產亦不苦求只貨數藥以贍其脾疼藥最爲流布有詩云草果元胡索靈脂并沒藥酒調一二錢一似手拈卻右等分末每服三錢不拘時溫酒調下景岳載此方上標良方二字蓋識其所自宋按蘇沈良方之外據書錄解題所列某氏方某氏方南宋復有數家此遊山方不知采自誰氏今

檢石林公遺著諸種皆無之或在所佚玉澗雜書中耶

岳忠武前妻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忠武初在京師其妻劉氏與姑
偕居相州及姑渡河而劉改適後在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
軍中時忠武已爲湖北京西宣撫使世忠令復取之忠武遺劉
錢三百千以其事上聞且奏臣不自言恐有棄妻之謗詔荅之
事在紹興八年六月劉氏之去不詳爲何事當是不得於姑如
陸放翁前室唐氏事近見陸定圃教授以沾甦廬偶筆云明錢
士升南宋書岳忠武王傳有故妻更嫁之說錢塘梁氏玉繩深
斥之據岳珂行實編年及天定別錄辨正其謬余謂宋人承唐

風俗不諱改嫁故大家如范文正公家亦有此事而南宋定城
令趙用壙志亦載其女再適人忠武此事尙在微時况值亂離
人所恆有其子孫或不敢言若後世何必爲賢者諱且忠武之
處此事不激不隨仁至義盡以一奏預杜中山之謗其才識精
密亦足見一斑也繫年要錄又紀紹興三十一年十月用中書
門下省請有岳飛張憲子孫家屬令見拘管州軍並放令逐便
之詔於是飛妻李氏與其子霖等皆得生還李氏蓋卽劉氏去
後所娶耳

元遺山墓碣

秀水朱梓廬休度壺山吟稿有題遺山墓碑搨本詩自注云碑

陰有魏初姜彧記云彧與初嘗先辱先生教誨又聞先生之言
曰某身死之日不願有碑誌也墓頭樹三尺石書曰詩人元遺
山之墓足矣彧與初適按部河東得拜先生墓下因買石刻之
時至元十九年也友王韞齋汝玉聞妙軒詩存有讀元遺山集
一律云惆悵青城閣古今江南開府託微吟乾坤得氣清原好
身世難言感最深七字墓門亡國淚一編野史舊臣心此生流
品休重問漫向人間姓氏尋第五語卽用朱詩註中事近時湖
州施北研國祁撰遺山詩集箋注後有附錄蒐采遺山逸事頗
多獨於碑陰題記軼之殆未見梓廬吟稿耶

黃子久別名

康熙間吳中顧來侯復纂書畫壯觀錄

此書無刻本曾向黃其族裔元鉞借觀載黃

子久芝蘭室圖題云余居是山夏初與二三子相羊瀑流間得芝草三耦相比如卦畫或花如蘭玉明冰潔洞澈照眼乃悟芝蘭非二物也因銘錢氏芝蘭室故并及之以芝蘭爲一物其說頗新又載水墨山水署欸大癡道人靜堅此名亦不經見惟憶陳楞山撰春江聽雨錄云子久居錢塘時常棄人事易姓名爲苦行靜豎未知又別一名抑靜豎卽靜堅傳寫之誤也

王叔明爲松雪外孫

王叔明爲趙子昂之甥見明史本傳然考松雪集中所撰先侍郎阡表載其父女子十四人殤者二其十二無適王姓者外甥

之說不知所本惟厲樊榭題王叔明南村圖云文敏之外孫樊榭熟於宋元遺事此語必有所受之顧氏書畫壯觀錄亦與之同明史蓋誤孫作甥也又壯觀錄稱俞和子中號紫芝趙子昂甥代張養浩書忠祐觀碑然阡表亦無適俞姓之女余疑此或是從姊妹之子耳

吳槎客嘗得嘉靖七年雪江上人蘿壁山房國詩并記手跡記云圖乃香光居士所繪槎客謂香光居士者王叔明也叔明此號在董思翁前遠甚而不甚著故附識之

倪雲林納粟補官

明史隱逸傳於倪瓚敘其隱逸後事稍詳在家時不過寫其性情高韻而已今所傳清閨閣集康熙時上海曹培廉輯刊集後附載王雲周南老之墓誌銘張端之墓表與夫一統志錫山志

之傳大畧卽明史所本故所敘事跡相同近見杜東原集

此集向無

刻本近時郡人韓崇始借黃氏士禮居舊鈔本排印數百本以傳

中有題雲林畫一則云先生

家素埒封以納粟補官道錄應時君之詔以濟饑乏非求貴也此蓋如今之捐輸議敘得官者曰應詔濟饑則必因歲時荒歉有司奉上命以勸捐發賑耳雲林此事未見前人著述中紀之東原去元末未遠所言必非無據可補志乘之遺亦見當時雖未造尙知愛惜名器富民捐賑祇授道官豈古昔爛羊侯尉之比乎偶憶嚴海珊明史雜詠顧德輝詩云武畧將軍飛騎尉頭銜太苦草堂人据列朝詩小傳稱仲瑛至正之季以子元臣爲水軍副都萬戶封武畧將軍飛騎尉錢塘縣男雲林仲瑛同時

兩高士此二事正堪作對亦一奇也

文衡山舊名

相傳衡山初名壁字徵明因文信國子壁仕元不欲與同名故以字行然證以其兄名奎及徵明之字俱與壁宿義近似應作壁爲是丙申冬余在葉晉卿林眉壽堂觀所藏衡山爲吳匏庵作海月庵圖卷後署正德丁丑九月製文壁九字其字從土不從玉則灼然信其初名壁且是時年四十八尙未改名也閬郡中某姓藏文氏族譜印君印川昔曾見之衡山尙有弟名室是益可證其昆季皆從列宿命名但考文肇祉爲衡山孫其撰虎邱志於人物門文溫州名下祇載子二徵靜徵明徵靜應卽奎

改名而獨不及室何歟或云室素行不謹故文氏凡著作筆墨
中皆削其名僅載之族譜是或有之顧不詳其說所本因憶姜
紹書無聲詩史所紀衡山訟繫其姪伯仁事衡山賢者不應出
此或卽室所爲而訛傳歟又衡山之子彭嘉外尙有一名臺者
亦見肇社虎邱志而世不甚知之凌子與霞曰楊循吉撰溫州府知府文公墓誌銘作子男三人奎壁室黃作撰翰林院待詔衡山文公墓誌云公初諱壁字徵明以字行更字徵仲衡山孫五人元肇元發彭出元輔元弼臺出元善嘉出臺先卒肇社當是元肇

董思翁論書示子帖

思翁有示其子祖源論書語三千八百餘言康熙時蕭張翀淞
南識小錄記之其論用筆用墨運腕結體之法精微曲至皆甘

苦有得之言所以啟導之者備矣然祖源不聞以能書世其家
可見爲學之道父不能傳之子作字且然蓋語焉雖詳所謂能
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蕭氏謂其書更秀逸不羣惜多殘缺
失次因校正存之據所言似及見思翁此帖墨跡今不知流落
何所亦未見有石刻惟蕭書此條後附一事頗可資談助云新
安一賈人欲得文敏書而懼其廣也謀諸文敏之客客令具厚
幣介入謁備賓主禮命童磨墨墨濃文敏乃起揮毫授賈賈大
拜謝持歸懸堂中過客見之無不歎絕明年賈復至松江偶
爲署前見肩輿而入者人曰董宗伯也賈望其容絕不類去
已書者俟其出審視之相異真遠甚不禁大聲呼屈文敏

亭與問故賈涕泣述始末文敏笑曰君爲人所給矣憐君之誠
今可同往爲汝書賈大喜再拜始得眞筆歸以誇人而識者往
往謂前書較工也此又可見名家隨意酬應之筆常有反出贗
本下者可遽定眞僞于工拙間乎曾見方蘭坻書論記一事云
思翁嘗爲座師某公作書歷
年積聚甚多一日試請董甲乙之乃擇其結構縝密者曰此平
生得意作近日所作不能有此腕力矣某公不禁撫掌曰此門
下所摹者也乃相視太息此事正可與前事相印
證思翁自賞且如此人安能以鑒別無訛自信乎

侯記原背病記

東坡爲王子高作芙蓉城詩云芙蓉城闕花冥冥誰其主者石
與丁注家引二事一爲歐陽公詩話石曼卿卒後主芙蓉城一
爲張師正括異志魏泰所撰託
名於張者慶厯中朝士見女御迎芙蓉館

主丁度今人恆舉芙蓉城爲石姓故實而罕及丁事卽如子高
遇周瑤英雖有胡微之作芙蓉城傳尙不足以傳幸得東坡詩
乃爲人知偶憶避暑錄話稱韓宗武少年所遇如子高其人往
來詩數十篇皆清婉如玉臺新詠書錄解題亦稱宗武少過洋
客所撰其父丞相縝遺事一卷亦載其詩云熙甯間得異疾與
神物遇然則宗武與子高似皆實有其事明末嘉定侯記原元
汭箸昔病記自紀其遇女仙雲都十七孃事亦與子高宗武相
類而資渺奇麗過之嘗鐫雲都十七郎官印此印近爲程序伯
庭鷺所藏曾以拓本裝冊附錄昔病記於後屬貝六泉點繪雲
都紀夢圖徵詩靈跡豔情一時膾炙人口顧論者謂記原此事

非真有所遇因遭國變託爲寓言余按記原爲忠節公猶子父
雍瞻先生亦殉陳黃門之難歸安楊傳九鳳苞撰其父子紀畧
稱汭恍爽有志節落落自喜所紀詣闕上疏乞免嘉定徵糧及
筮卦終隱事尤見膽畧學識信昔病記寓言無疑矣余曾爲題
二詩云家國滄桑恨未窮蓉城殘夢感恩恩憐他一掬遺民淚
都付靈談鬼笑中剩水殘山此逸才秬園遺址亦蒿萊一卷畱
得清虛字曾歷恆河浩劫來

吳漁山入耶蘇會

漁山與石谷同邑相友善而畫亦相埒惟漁山老年好用西洋
法作畫雲氣繚渺淩虛迥異平日相傳其後竟從西教故有浮

海不歸之說然無確證也故友王潤甫汝玉昔嘗語余云昭文張約軒通守元齡曾得楊西亭所寫漁山小像出以索題上有上海徐紫珊跋云余嘗於邑之大南門外所謂天主墳者見卧碑有漁山字因剔叢莽視之乃知卽道人埋處命工扶植之碑中間大字云天學修士漁山吳公之墓兩邊小書云公諱厯聖名西滿常熟縣人康熙二十一年入耶穌會二十七登鐸德行教上海嘉定五十七年在上海疾卒于聖瑪第亞瞻禮日壽八十有七康熙戊戌季夏同會修士孟由義立碑蓋道人入彼教久嘗再至歐羅巴故晚年作畫好用洋法西亭此像作於辛酉其時猶未入教也余憶張浦山畫徵錄稱石谷因漁山借其所

樸大癡畫幅不還遂與絕交今觀此事知石谷之絕交蓋因漁山入彼教而非爲借畫不還石谷事親至孝人品本高舊交割席不忍顯言故特假細事爲藉口耳

傅青主識中氣

詩文字畫皆有中氣行乎其間故有識者卽能覘人窮通天壽王椒畦文學浩管述傅青主徵君一事徵君偶於醉後作草書而臥其子眉亦能書見而效之潛以已書易置几上徵君醒而起見几上書愀然不樂眉請其故徵君歎曰我昨醉後偶書今起視之中氣已絕殆將死矣眉驚愕踞白易書事徵君曰然則汝不食麥矣後果如言蓋徵君精於理氣數之學故能識微知

著如此

蔣山堂印側刻詩

杭州蔣山堂乾隆中高士也初名泰後更名仁

有太平之人小印

隱居

艮山門郭外署所居曰吉羅庵破屋數椽不蔽風雨性迂僻寡言笑生平書最精由米南宮上窺二王參以孫過庭顏平原楊少師遇興到時若以墨瀉傾紙不能辨字人益重之有某中丞乞書堅不應後某以賄敗咸服其高識閒作小詩旁及篆刻皆古雅嘗見其白製小印朱文四曰蔣山堂印印身高今尺一寸五分正方七分四側鐫細字皆滿而波磔剝漫頗難識別第一日之目力始辨所刻爲七古兩篇後歎云右自鳴鐘苗刀二詩

歲久遺忘庚子冬月得之敗麓因刻於此山堂蔣仁記山堂摹
印筆力直追秦漢惜未可多見詩亦不聞有傳本自鳴鐘詩二
十韻有累句且多脫字故不錄亟存其苗刀一篇云吾聞羣苗
洗兒以鐵賀鑄爲長刀百鍊過君之所佩毋乃是當軒拔鞘寒
生座氣干虹霓利削鐵柔可繞身剛不折旁行繆結人頭名人應是頭人誤倒苗人稱會長曰頭人迎刃殷紅繡膏血憶昔古州犯順年太平宰
相輕開邊侵凌詎識嗟無告焚掠甯關性本然此刀斬馬稱難
敵苗平乃被吾人得請論改土與歸流始惡凶頑終惻惜五尺
銘鋒久不翦光芒中夜猶驚夢剗縱豈有珠玉裝夫君寶此如
何用君不聞昨朝庫車捷音至西方萬里銷兵氣不逢不若無

所試君盡賣之買犢從農事此詩詞意激昂筆力遒勁直可摩
唐宋作者之壘宰相開邊應指鄂文端公平苗事末云庫車捷
音則作於乾隆十九年以後戡定西域時山堂尙在中年故未
盡忘世事也

張芭堂南瓜爲贊

印印川言海鹽張芭堂徵君燕昌少年曾受業於丁敬身先生
初及門時囊負南瓜二枚爲贊各重十餘斤丁先生欣然受之
爲烹瓜具飯焉浙中至今傳爲美談

陸白齋傳畧

陸紹曾字貫夫吳縣人嘗得神仙白玉蟾像拜而懸之齋中因

以白齋自號吳中無賢愚皆稱白齋先生哲而髯博物好談論
廣蓄古書名跡有好之者輒舉以相贈越數年故物復見他處
又購之句者踵至復舉以相贈終無所吝惜自鐘鼎古文下及
八分行楷靡不研究九工八分居恒涸跡市廛不欲自有其長
默默若無能者及叩以古文奇字古隸偏旁之正譌沿流溯源
應之不窮莫能測其蘊也家計中落往往攜所作書入市得貲
可供數日餐則櫪戶不復出貲髯復入市市人欲貶其值妄訾
其書爲劣怡然受之無忤容或具厚幣乞書則傲岸畧不爲意
知交憫其老病勸以操行勿太峻周游通顯不難致中人貲白
齋掀髯笑曰夫騷鼠飲河止於滿腹吾旦夕吮筆伸紙以謀吾

饗殮是亦足矣受千金之賜無以報豈吾之志哉居則刻意臨書雖妻孥詭譎晏如也尤善蠅頭細書有人泐之盤盂几研以進御

純皇激賞之一時聲價大重學八分者多師之入分之爲蠅頭蓋自白齋始嘗自評曰吾書去古遠甚惟規矩不欲稍溢令得精紙良筆而爲之其爲工詎可量耶凡遇古碑雖巉巖絕壑間必攜乾餿架木懸縷手自搨摹辨其漫漶集漢魏六朝隸書碑文依其行欵寫爲縮本若干卷校勘極慎可補洪婁諸家書及顧氏隸辨之漏晚年尤好飛白有飛白錄二卷宗人初之汝蘭以金壇段右白驥所撰白齋先生傳見示爲刪存其略他日志吳中高士者或有取焉

雷甘谿浚曰白齋先生有兄名超曾號西屏工詩嗜

古黃仲則兩當軒集中有漢吉羊洗歌一篇所謂今聞吳門陸超曾復得漢時吉羊洗卽其人也而考異云應作紹曾卽陸山人貫夫也蓋誤以紉之言白齋家既貧子又不肖年八十餘頗二人爲一人矣

領以終所集隸碑書數十冊在日爲畢秋帆尙書購去未及刊刻而畢氏籍沒書不知流落何處矣

曾見張芭堂徵君所製白齋小印旁鐫題記云貫夫

陸兄得白描仙像小立幅無款識像作蓬頭跣足彷彿世所傳金相劉海蟾者有髭數莖或云是貫休作貫夫審定是宋白玉蟾自製小像構小齋晨夕供養或以重值求之不許因以白齋名室且以白號按白玉蟾工草隸兼畫花竹縱逸入化今貫夫爲人超然名利外間出其小技作飛白飄逸入神白玉蟾豈其前身歟丁亥重九前三日金粟逸人張燕昌篆并跋

王椒畦書詩爲畫名所掩

王椒畦丈生平學行易畫軒詩錄卷首石竹堂師傳文已載之其女夫張君澹餘光熊跋尾紀之亦詳矣惟丈館花步劉氏最

久余居相近時接言論丰采曾見所著毛詩說已成二卷而尙未全又有燈窗雜記一帙識所見聞瑰異之事今石傳張跋皆未之及其稿殆已散失耶又丈於書無不工篆隸古勁直接秦漢而不自謂能真書從歐入褚晚探二王之秘行書更得瘞鶴銘筆意堅蒼渾厚自成一家詩則如詩錄自序所言非深於詩者豈能道隻字乃皆爲畫名所揜昔嘉定令吳槃齋桓集杜句書聯贈之曰白也詩無敵褚公書絕倫正不獨推其畫也然自嘉慶末歸玉峯後畫名益重郡中裝潢家懸其畫數幀有吳江劉姓者詭詞借觀潛易臨本歸之主悟其欺屢索不還訟之官將真本乃已有田在崑山新陽之間歲當輸賦若干邑令許代

輪而以畫償此皆逸事之足傳者其入室畫弟子前稱郡中張譜梅伯鳳劉小峯運鈴惜皆前卒後推雲間顏朗如炳松陵俞子駿岳朗如筆尤雄健子駿則專用水墨不設色老年畫境更近奚蒙泉於椒翁又稍變云

張船山身後事

船山太守自萊州引疾客遊吳中未及三載以甲戌三月卒於虎邱山塘寓館卽所謂樂天天隨鄰屋者說者謂其過常州艤舟亭句云回首大峩天萬里此中曾有未歸人蓋詩識也踰年其家人扶匱旋里後有自都門來者言船山故人某公夢其索助資斧還蜀余初未信其說後見吳山尊學士手書題船山詩

集卽寄鮑樹堂太僕之作落句云身後更傳元伯夢石交肯讓
古人完自注君卒後見夢於樹堂樹堂命子以千金歸君櫬始
知實有是事太僕真不媿通幽范巨卿矣學士別有句題船山
集云盛名未弭無年憾生氣恆如現在看自注上用王珣語下
用庾道季語王椒翁曰此確是輓船山詩

按二語見世說新語
道季名徽庾亮子也

吳山尊敏捷

山尊學士天資敏捷詩文有如宿構視古人之對客揮毫喝韵
成句當不多讓而所作或瑰麗鏗鏘或奇崛排奐無不各得其
宜洵異才也惟以出之過易不自愛惜收拾後人又不能承家
學身後竟無專集行世殊可慨然昔聞全州伍松文司馬家榕

談嘉慶甲子學士主試粵西所得皆一時知名士撤棘後門生
來謁者立書聯句贈之各肖其人語無泛設解元爲臨桂唐維
釗其祖某以乾隆甲子舉於鄉兄維錫則甲寅解元也學士贈
聯云祖德慶餘先後甲元燈分照弟兄明人服其製詞之妙可
作科名佳話撫軍百公齡宴兩主司於七星巖酒次索題解中
楹帖卽書云地有七星拱北斗人如二客侍東坡其措語雅切
類如此此於學士爲末技不足道然亦逸事之可傳者伍君卽
是科門生所得聯語亦工今不甚記憶矣

舒鐵雲古文樂府

舒鐵雲丈位瓶水齋詩驚才絕艷生面獨開久已騷壇傳誦余

嘗見其手書古文稿一帙名瓶水齋雜俎文僅七十篇體兼駢散大而碑版序記小而贊跋簡札名言雋旨一以逸氣行之絕不依附唐宋人藩籬亦無慙一代作者惟不分卷次部類亦無弁言目錄詳繹事文約畧以作文之歲月爲先後蓋晚年編輯而未終者也又見手書所撰樂府雜劇一卷亦未刻之書尙記其琵琶賺桃花人面二目餘已忘之聞宋子庭丈翔鳳言嘉慶戊辰己巳間鐵雲禮闈報罷畱滯京華時婁東畢子筠華珍方客禮親王邸二君皆精音律取古人逸事撰爲雜劇如楊笠湖吟風閣例禮王好賓客亦知音甚重二君之才王邸舊有吳中吳部每一折成輒付伶工按譜數日嫻習卽邀二君顧曲盛筵

席侑以潤筆十金亦一代名藩佳話也後來武林汪氏所刻
鐵雲瓶笙館修簫譜卽在都門所撰有通德擁髻文君當壚博
望訪星吳剛修月四目而余前所見一卷不知今在何所矣雜
俎之文迄無爲錢木者祇余錄藏一副本耳

張文端公應夢而生

佛家輪迴之說儒者所弗道而轉世託生之事世常有之昔人
亦往往見之紀載不得謂全屬子虛顧如韋皋爲諸葛武侯後
身范曄父爲鄧仲華後身蘇文忠爲五祖戒禪師後身史道鄰
爲文信國後身身異性存尙稱有理至王阮亭爲高麗國王轉
世已屬不倫而姚姬傳先生惜抱軒集有香亭得雄於其去歲

所失小郎有再生之徵識異一詩所謂正似吾鄉張太傅再招東晉大將軍者注稱張文端太傅母始夢有異人自稱王敦至其家生子名敦哥數歲殞母慟甚夢異人復至曰吾終爲夫人子遂產文端名之敦復及長遂以爲字姚先生本篤信宋儒之學者乃舉此事必非妄語余嘗見阮亭居易錄時稱文端爲夢敦當是敦復外別有此字其爲應夢而生益可信夫文端爲熙朝良佐而敦則衰世亂臣生平大相逕庭且相去千數百年其一再託生不知何意又杭州錢雲如女史母夢年羹堯而生易兜鍪而巾幗更不可解頗疑輪迴之中別有宿緣牽合異氣感召種種不一至如阿文成公自知前生爲塞外喇嘛因小沙彌

犯律噴心動而入世佛家謂之墮落德清蔡穀山學士自知前
生爲黑橋老嫗以善果轉男此又各自一種知其有如是種種
則此事雖奇而實未足奇也

姚畢二公膽識

地方猝遇有事全在大吏持重不擾以全民命然此非有絕大
膽識者不能余嘗聞姚小坡畢秋帆兩公逸事云乾隆甲午山
東王倫滋事撫軍徐剿賊不克在東昌堵禦姚公時官河帥亦
在東昌府城東門外人煙稠密南北往來水衢一都會也賊傳
檄將於某日來攻城是夜撫軍及河帥俱在城上見東門外火
起撫軍疑賊至促令放礮姚公曰事未探實萬一誤放則城外

生靈塗炭矣相持不已撫軍欲手自撚火姚公從後掣其肘未幾報至果民居失火非賊也東門外居民幸得保全姚公之力也秋帆尙書撫陝時甘肅回人不靖阿相國奉命率師往勦省垣有張回子者係內地回人之首家貲百萬素與尙書往來一日方與藩臬議事司閫者傳進軍報一封尙書啟視卽置薛內神色自若藩臬出令傳巡捕進謂曰汝以我名東請張回子來張至以軍報與閱張皇遽伏地請收付獄尙書曰我欲收汝不請汝來矣我固知汝之必不反也我將以全家百口保汝張聞而出後知阿相國於軍前擒得活口訊之詞連及張阿相已特札知陝撫令密收之尙書卽具疏以全家保其不反事

遂得寢此二事昔得吳曇繡光祿師所言觀此可以知大臣坐
與之功矣師謂姚公之事猶詳慎者所能爲若畢公者處置尤
難保全尤大蓋是時西安方修省城同人之居內地者不下數
萬以張之豪富諸回皆其族屬向非畢公推誠開示如此則省
中數萬回民其能安坐無事哉

英協揆比翼朝天圖

英煦齋協揆恩福堂筆記自紀其爲 冊封佟雅 皇后持節
使事在道光三年冬其夫人薩克達氏奉 諭旨徑詣 后宮
行家庭禮屆期協揆偕夫人同入東華門觀者豔之程春海編
修舉唐權文公與縣君同朝興慶宮故事取其詩句屬爲比翼

朝天圖此事自是名臣佳話輝映古今惟筆記未附載權文公原詩閱者尙以爲歎余故爲錄存於此文公集雖經明人刊刻然傳本頗不多也題爲縣君赴興慶宮朝賀載之奉行冊禮因書卽事詩云合沓交歡二十年今朝比翼共朝天風傳漏刻香車度日照旌旗綵仗鮮顧我華簪鳴玉珮看君盛服耀金鉤相期偕老宜家處鶴髮魚軒更可憐

黎襄勤公病中異夢

外舅陳雲伯先生爲余言河帥黎襄勤公治河十三年安瀾無事雖由福命然其生平精白乃心吏民共悉道光甲申春薨於位先於癸未冬得夢甚異有詩以紀及卒時坐而假寐白氣彌

空家無餘財眾目所覩咸以爲公之清節生天必矣嘗錄其詩
見示序云道光三年歲在癸未嘉平月二十一日封篆之期予
方苦病纏繞數月夜臥多不成寐是夕忽睡著夢 帝錫予銅
符篆紋如古錢形長約三寸許寬約二寸夢中讀之不甚記憶
上有天雷二字下有不但千金四字餘字不甚了了又似同節
相孫制軍閱視不知主何凶吉詩以記之道光癸未冬病魔苦
爲祟痞塊填胸膈腸胃復洩痢進食苦難消夜臥多不寐參朮
訖無靈醫工術徒試嘉平廿一日就枕忽酣睡夢 帝賚銅符
珍重拜恩賜長方不數寸古篆渾難識上列天雷文下有千金
字其餘言尙多模糊不記憶旣醒自尋思蒼蒼是何意或予河

干走尙有微勞動神人慰勉予愛身毋自棄抑或祿命盡合作
天雷使君子安義命達者一心志堅定向道心不以生死異爰
作五言詩用紀伯來禊此事似涉奇幻然古來名臣沒而成神
如寇萊公爲閻浮土韓魏公爲紫府真人見於載籍甚多蓋其
心可與鬼神質卽其氣自與天地通非可以怪誕論也

顧亭林謁甥語

亭林先生嘗勗其甥徐立齋相國曰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
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畧而後可以考古論今此正先生
自道其抱負一部郡國利病書胥在是矣自漢以下堪當此語
者殆無幾人

朱文端公四餘讀書

三餘本董遇勉學者語詳見三國志王肅傳注 本朝朱高安相國冬夜讀書詩抗志懷三古孤吟惜四餘自注署中有四餘額謂三餘并公餘也特未悉公是時居何署耳余謂居官者能偷閒讀書固當以公餘列爲四餘若窮而在下菴猶嗜學則應以老者生之餘易之以配遇之三餘此則吾輩之四餘也

阮文達公論二通

阮儀徵太傅嘗言少年科第往往目無今人胸無古人最是誤事但既登館閣勢不能重入家塾再爲枕經菲史之功計惟畱意二通庶知千百年來理亂之原政事之跡可備他日出爲世

用二通者資治通鑑文獻通考也

汪容甫與孫淵如尺牘語

所行歸乎平實於學觀其會通此江都汪容甫明經與孫淵如觀察尺牘中語顧澗蕢曾爲其弟子程稟初書之扇頭而更下轉語曰平實非庸庸之謂也不真奇必不能平實會通非空空之謂也不真博必不能會通且奇而不平實博而不會通則其奇其博亦仍不得謂之真也此論可謂深入無間

朋舊名言

先輩李子仙孝廉福嘗語其門下士之下第者曰學問之事當與勝已者較功名之事當與不勝已者較董琴澗觀察國華嘗

因家事語人曰骨肉之間以不平爲平必求其平則愈不得平矣斯眞善處骨肉之變者亡友印印川文學康祚曰視人之事如己之事則忠視己之事如人之事則達此尤自道其生平得力處三君所言皆可爲士君子座右銘

論觀宅第二吉祥相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述其先人作觀宅四十吉祥相其第二條曰架上無整齊書注云本本精良一一完善手且未觸目於何有但觀架上便知腹中此爲藏書而不讀者痛下鍼砭故以架上書不整齊謂必時時繙閱是爲人家美象也然余謂世間眞能讀書者必能知書之可愛而珍護之決不肯任意抽檢隨手

拋擲若但如櫟園所云適足啟子弟輕褻簡編之惡習豈雅人深致哉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亦士大夫百行之一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夫古人於借人之書珍惜如此則已所藏者可知昔司馬溫公獨樂園中文史萬餘卷晨夕繙閱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其開卷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不敢空手捧之慮手汗漬及且觸損其腦每看竟一頁卽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隨覆以次指面撫而挾過故不至揉熱其紙嘗誨其子公休曰買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當知寶惜又曰今浮屠老氏尙知尊敬其書

可以吾儒反不如乎斯真以卷籍爲性命者較之部帙紛散厨匱狼藉其氣象自不侔矣

李易安再嫁辨誣節畧

頤道堂詩外集有題查伯葵與李易安論後絕句序云李清照再適之說向竊疑之宋人雖不諱再嫁然考易安作金石錄後敘時年已五十餘雲麓漫鈔所載投綦處厚啟殆好事者爲之嘗欲製一文以雪其誣今讀伯葵所作可謂先得我心矣詩云談孃善訴語何誣卓女琴心事本無賴有琵琶查八十清商一曲慰羅敷但今所傳查梅史揆箕谷集並無李易安論詩中亦無一字辨及易安者不知何故考乾隆中盧雅雨都轉嘗作金

石錄序已爲易安辨寃查君殆慮以蹈襲見譏因此自刪所作
近見皖中俞理初孝廉正變癸巳類彙有易安居士事輯一篇
亦力辨其再嫁之事徵引詳博似過盧序微嫌文太繁冗茲節
采其大畧附此云易安之被誣因好譏評所致如行都端午易
安親聯有爲內夫人者代進帝后夫人等閣帖子於是翰林止
金帛之賜咸以爲由易安已招時忌又有句曰南遊尙怯吳江
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南渡衣冠欠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遊向
四字俞君所引依忠憤激發非刺者眾又爲詩謂應舉進士曰
蓮季裕雞肋編改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應舉者傳誦而惡之先是
趙明誠赴行在病中有學士張飛卿攜玉壺示之仍復攜去明

誠旋卒時建康防秋擾攘之際有人妄傳其饋璧北朝致言者
論列幾至不測事見易安金石錄後序幸綦崇禮左右之事得
解而其時無學者不堪易安譏誚改易安與綦學士啟以張飛
卿爲張汝舟以玉壺爲玉臺謂官文書使易安嫁汝舟後結訟
又詔離之有文案詳趙彥衛雲麓漫鈔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李
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宋方擾離不糾言妖此於其善謔受
誣固已根株盡扶矣又云瑯環記四六談塵宋文粹拾遺並載
易安賀孿生啟用事明當而雲麓漫鈔所載謝綦崇禮啟文筆
劣下中雜有佳句定易竄改本繫年要錄采鄙惡小說比其事
爲文案尤可惡讀齊東野語論韓忠穆事謂李心傳在蜀去天

萬里輕信記載疏舛固宜謝枋得集亦言繫年要錄爲辛棄疾造韓侂胄壽詞則所言易安文案謝啟事可知又云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蔡崇禮壻陽夏謝伋寓家台州自序四六談塵時易安年已六十伋稱爲趙令人李若崇禮爲處張汝舟婚事伋爲其壻不容不知又下至淳佑元年時及百年張端義作貴耳集亦稱易安居士趙明誠妻易安爲釐行跡章章可據趙彥衛胡仔李心傳等不明是非至後人貌爲正論碧鷄漫志謂易安詞於婦人中爲最無顧藉水東日記謂易安詞爲不祥之具此何異謂直不疑盜嫂亂倫狄仁傑謀反當誅滅乎劉時舉續通鑑紀紹興四年八月趙鼎疏言草澤行伍求張浚不遂者人

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四朝聞見錄有劾朱文公閨闔中穢事
疏及朱謝罪表蓋其時風氣如此齊東野語又言黃尚書由妻
胡夫人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易安嘗指摘趙師霽放生池文誤
惠齋已卒趙爲臨安府誘其逃婢證惠齋前與棋客鄭日新通
遂黥配日新而尙書以帷簿不修罷其事與易安同夫小人何
足深責吾獨惜易安與惠齋以美秀之才好論文以中人忌也
此段旁推曲證尤見明暢一篇名論足洗漱玉沈寃雖使查君
出手應亦不過如是卽雲翁亦不爲虛賦題詞矣

鷗陂漁話第二卷目

三十六忠廟題詞

楊忠愍公二疏草

盧忠肅公燬玉雙印

路文貞公手書張承業傳

路公別傳

葛蒼公傳

吳日生名

家古爲先生遺像

吳城日記馮孝廉事

梵麓山房記潘子晉先生事

楊碩甫事陸願二公論辨

性因上書定南王事

附記徧行堂集事

劫灰錄李定國事

鄒廣文效忠圖

沈孝子負骨歸葬事

陳烈婦傳誄

雙貞圖詩

管懷珠寄夫書

張炳垣傳

金陵汪馬二秀才事

鷗陂漁話卷第二

吳 棄廷珩 調生

三十六忠廟題詞

虞山許伯緘丈廷誥曾官江右縣丞歸後余遇於金閭王氏寓
館出示舊作康郎山三十六忠廟調寄六州歌頭一闕云滄波
潏極嗚咽似難平尋遺廟荒山躡隱蚪精陣雲腥前代忠臣祀
比肩坐兄弟姓弓刀隊須眉樣氣崢嶸省識當年片霎風雲合
樓櫓縱橫看楚人一炬煙燼未銷兵效死齊心結冠纓偶眞龍
困沐猴喜戈掩月箭飛星反風戰湖水赤縛長鯨告功成弔問
將軍骨挑雪浪辨分明論爵賞俱三等死猶生者算男兒事業

蓋天起六六英旌借湖光山色落日助悲聲大樹封應詞後附
記云廟在今饒州府餘干縣治鄱陽湖濱廟庭立明初二碑其
文冗長無紀律然敘鄱湖之戰視他書較詳其畧曰歲在某次
帝自將伐友諒友諒傾軍迎敵陳鄱陽湖乘風縱火焰漲天領
軍丁普郎以下三十五人突戰被焚死帝窘跳岸爲敵所窺飛
矢如雨得大槐蔽身矢著於樹者無算懂而免夜半乃反風徐
常應亦至復戰友仁友貴偕斃友諒欲退保鞋山至罌子口中
流矢死論功贈三十六人皆將軍原注以韓成並立廟康郎山
春秋祀無闕槐亦授大樹將軍號云廟門外累石成臺高丈許
有小石屋爲神祠槐根合十餘抱孫枝亦旣數抱枯體二箭巖

如麻橫陳廟庭左右朱爲架各四五尺居人血祭著靈異余從僕嚴慶負三陰瘧幾二載禱焉病如掇附記於此爲記搜神者備一則云按明史太祖本紀未言友諒先縱火及帝跳岸蔽樹事蓋實錄諱言兵敗故史亦略之緘翁所述廟碑可補史文之闕至大槐以保障眞主亦膺榮號而享崇禋彼秦松大夫之封涿桑羽葆之盛未可同日語矣

楊忠愍公二疏草

明楊忠愍公諫開馬市疏及劾嚴嵩十罪五奸疏其屬草初本眞跡裝成長卷藏於容城家祠至今後裔寶守之順天學政每當按試保定楊氏奉祀孫必呈請題跋吾友王亮生塋前在沈

鼎甫學使幕中曾獲盟讀其卷麤若牛腰二百年來海內名流
及厯任學使手題跋語觀歛者已不下數百人矣京師松筠庵
爲忠愍官京朝時邸舍庵僧月亭昔嘗欲以疏草壽諸貞珉而
未果道光丁未後裔某適奉二疏卷來庵月亭之徒孫明基字
心泉者遂商畱勒石摹勒者爲嘉興張受之辛踰年而成卷後
題記不勝刻但存列在最前之宋犖一跋心泉復謀之北直士
大夫於庵後隙地建室七楹銜石壁間顏曰諫草堂洵盛舉也
先是受之將北遊椒裝之夕夢偉衣冠人向之揖授以一卷未
及展視而寤至都寓庵中會僧方求善鐵筆者受之憶及夢境
知忠愍早以相屬乃願任剞劂而不取值刻竟旋病沒人咸謂

其與忠愍有宿緣也然石尾受之未署欵心泉附刻記中亦絕
不及受之一詞不知何意是時與受之同寓松筠庵者有江陰
吳君冠英偶嘗爲余言受之沒後何
子貞太史曾爲作傳敘其摹刻二疏事甚詳且手書之冠英爲
刊石銜於諫草堂廊壁是可補心泉所未及矣惟記其夢中見
忠愍事與余所聞稍異然其與忠愍有夙因固無疑又受之得
病因聞其叔叔未解元之訃而起故子貞撰挽聯云芝鶴共千
秋爲椒山來隨叔未去松筠州二友昔悲亨甫今哭受之芝鶴
者阮文達嘗以伏靈芝黃仙鶴比受之亨甫爲閩中才士張際
亮亦子貞之友而先歿於是庵者也

盧忠肅公燬玉雙印

錢君映江綺先後得玉印二皆兩面刻字其先得一印白文曰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朱文曰迫生不若死後得者形差小亦正
方白文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朱文曰孝者族忠而成二印皆經

火燬紋冰裂而字獨完好映江參考史傳質證友朋定爲明季
督師盧忠肅公遺物印中之語是戊寅秋冬在勤王軍中爲楊
嗣昌高起潛而發且定印之刻出公幕客同邑生許德士之手
印之燬在公敗後 大清兵焚賈莊之火備載所撰盧公燬玉
雙印記并刻記拓印廣徵題詠不下數十篇都爲一集見示余
最愛周君子蓮國楨王君養初壽庭及覺阿開士祖觀七古三
篇覺阿詩太長不具錄茲獨記周王二作子蓮詩云良玉不可
毀精忠不可滅君不見前朝盧尙書篆刻煌煌勵臣節官階氏
族雙印無證以憤語良非誣錢君審定善鑑古拓文示我同嗟
吁譖人何人畀豺虎明指嗣昌據樞府又云迫生不若死誓欲

捐軀語尤苦何言大夫無外交深忿遣使通 天朝孝悌忠成

道其實墨衰從事精誠昭當年召對明光殿慷慨惟言臣主戰

中樞大奄議不合赤手空擎尙方劍五千疲卒戰賈莊千騎萬

騎螳臂當短兵相接勇百倍將星一落天無光男兒殉國志先

定印徧麻衣督師印爾時此印或參用道史叢殘惜無證嗚呼

印遭兵燹質自堅如得楊

陸凱願憲

公尸全印經流轉炳芳烈如

遇廷麟

楊職方

公恨雪奸臣百計謀害公公竟戰死沙場中公死

猶生氣凜凜玉燬不壞將母同公年適符岳忠武賊檜奸楊儼

儔伍岳王印銅公印玉一樣丹心照千古吁嗟乎寶璽十七無

幾存何況私刻徒紛紛此印長畱有神護萬劫不改盤螭文滌

州殺賊功無比戰血殷凝印泥紫方今大盜猶負嵎安得公生
爲總理玉卽公之骨字卽公之心遙知什襲珍珠琳三錢僅值
閣臣首雙印摩挲值萬金養初詩云金甌碎玉印完玉可燬印
不刊苕華雙躍劫火紅二十六字光熊熊追經琢史表深意感
時想見悲填胸有明督師三大忠公先瞿式史可殉厥躬賈莊
轉戰五千騎贊虎一旦成沙蟲輔臣奪情紀綱紊督臣奪情心
脅奮草間碧血裏麻衣衣背猶鈴督師印此時此印匿何處心
跡難教黼座認不然生降構蜚語神姦曷敢誣忠盡監軍掣肘
戎務撓參軍瀝膽天聽高賀蘭遺恨塔尖矢臨淮大節韉中刀
區區嚼爾雙瓊瑤豆分萍合權誰操芝泥休訝紅尙濕中有血

淚痕難消仲文好古精鑒別摩挲知是盧公物網羅信史蒐遺
聞衡以印文非臆說籀法高騫鸞鳳姿玉紋瘦裂蛟螭骨文山
玉帶謝號鐘鼎峙千秋佩鴻烈赤龍飛去滄海深星霜二百愁
駸駸公心鐵石末繇觀嗚呼印卽公之心願拓萬紙誦萬遍膚
栗淒和霜天音何時攜印展公墓蝦虎城畔秋雲陰

路文貞公手書張承業傳

明末漕撫路公振飛國變後流寓洞庭東山子孫卽家山中今
法海塢有公墓葑山有公祠堂惜後裔已零落無人矣山中吳
姓藏一卷爲公自書所撰唐內侍張承業傳余曾寓目其文參
取薛歐二史爲之吳廷璋七十二峯足徵集已采入余謂公此

傳蓋有慨於當日諸降臣而以承業之不臣二姓志在興復者自况當作於入閩以後觀傳中載入蘇循拜晉王及獻晝日筆承業深惡之一段可見茲特錄其傳後論曰張承業內侍也何必傳余嘉其忠義之特出而悲夫五代之無人也五代時夷狄盜賊相繼長天下文武將士朝唐暮梁倏又晉漢如逆旅小兒之候過客至馮道蘇循薛貽矩李振張彥澤輩不差反面仍負功高頑鈍無恥人道幾乎熄矣承業獨欲藉河東之甲兵恢復唐朝之社稷堅持大義至死不移生爲唐官死爲唐鬼死時唐已已十七年矣天祐年號仍存者承業存之史書曰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許其爲唐之一人也故可以傳借以誅馮

道輩又不可以不傳此論辭意感慨激昂讀之灼然知公命意所在矣

路公別傳

路公別傳一卷方外今釋撰并書亦吳姓所藏今釋號澹歸卽明臣金堡堡在永明王時官給事中言事頗伉直後廷杖編戍清浪乃爲僧故卷尾署名尙系清浪字

堡爲僧初名性因後改今釋

前一行

題路文貞公別傳文貞之謚爲永明王所予傳中歷敘公被謗事可補明史本傳所未及今所傳澹歸徧行堂集刻本無此傳因全錄其文曰天下旣亂士之能自立者必蜚語中之蓋氣運之流小人亦應於不得已而君子常有以獨見故禍不足避利

不足取是非之實不足爭也路文貞公令涇陽時魏瓘生祠徧
薄海公以一縣官忤諸同官上官意不肯祠使瓘不速禍公豈
復有完身哉瓘死公劣得滿考入爲御史劾宜興烏程巴縣三
閤老一太宰二撫軍皆人所不敢言者已按閩撫海寇殲倭夷
入犯紀功矣復按吳卒以海虞獄事觸當軸之忌回翔謫籍數
年起督漕運撫鳳陽剿劇賊王道善張方造等徐泗底宿未幾
北天隕公障兩淮聲大義焚賊書牒其使於市誅海州迎賊官
吏潘啟遇等叛弁趙洪禎等遣諸將分道進攻擒僞僉事呂弼
周僞遊擊王富斬之復徐州俘僞防禦使武懋於京師敗賊將
董學禮楊之藩於下相當是時馬士英柄政有憾於公從中扼

公而撫雷侯朱國弼者與公共漕事聞國變挾餉南竄公動色
爭之願冒翊戴功晉保國虞公發其覆揚言公棄淮使江右無
賴宗子統顓挺身誣公侵餉倡逃蓋將有黨錮之釁公其一也
緹騎未發而雷都不守公於苦次起兵震澤潘磨生鍾瑞曰相傳公起兵震澤時
借賽會爲名嚴勒隊伍至今東山猛將賽會極盛旌旗蔽野鉦鼓喧天猶有當日軍容也奉□□□□召入
閩以綸扉掌銓恩禮尤渥公成就君德有言必盡裁鄭芝龍無
厭之請且誠諸浮薄躁進者於是諸躁進者譁之公不顧丙戌
秋八月□將自劍津幸章貢公承命督師安關甫抵大橫敵兵
猝至芝龍揚言公已迎降公返天興勸芝龍無迎降反覆陳利
害甚切芝龍不聽公約其弟定鹵侯鴻逵其子忠孝伯賜姓成

功皆曰如約公乃泛海至五羊五羊已陷公還閩與成功保海上頒正朔戊子間今□□正位號端州再泛海至五羊而病勅三召以己丑夏四月口占遺表投其季子勳卿太平且曰余生爲明臣死爲明鬼一點忠貞還之天地遂卒澹歸比邱曰公位至宰輔值國家多難爲忠孝完節之臣不可謂不遇矣然輒起輒仆輒爲宵人齟齬何哉公旣不肯避齟齬而不爲君子雖一仆不起猶甘之况口語乎令涇陽令以不建祠爲瑄所噬故纘然一曲周皓月不必定爲御史爲漕督爲大學士也溫體仁之與錢謙益今死節督師瞿公式耜修門戶之郅也二造皆在司寇雖怨家對簿無一至者撫按會覆而公以疏語強直被謫此

小得失奚足當一呷耶至以守淮著戰功者爲棄淮責國弼侵
餉而反得侵餉之誘勸芝龍勿迎降而先蒙迎降之誣事雖得
白已大不倫天下人何可與莊語劉公念臺爲人倫望亦用道
路之言入公斬案士英輩不敗公遂在一網打盡之中後有執
簡而書者謂國弼統鑣無足論其若劉公何然劉公旣悔之於
前而公亦不辨之於後卽李庭芝欲殺文天祥各成一是何損
兩賢彼宵人者喪身敗名曾不旋踵而公執蹈海之義依光日
月竟得考終蓋天有定命則人不得而移人有定性亦天所不
得而移也是故禍不足避利不足取是非之實不足爭也公居
鄉立朝軼事散見於誌狀表傳余過洞庭公冢子中書君澤溥

出而觀之因別爲論次以告於士大夫之能自立者不獨附於路之家乘故略而不詳歲次甲午秋八月廿有六日廬山棲賢寺比丘清浪今釋稽首撰并書後見王亮生刻公遺集附錄中此傳未編入但有歸元恭所撰行狀言公在淮上時適遣已嫁女隨贅壻李憲勣出署忌公者遂誣指爲攜家倡逃而劉公亦訛聞而劾之然則此事已有確據可以雪謗無庸澹歸爲之不平矣

路公之卒明史言赴永明王召卒於途與此傳同又七十

二峯足徵集云公卒於順德之陳村吳定璋輯是集時路氏尚有後人其說似可信惟朱竹垞明詩綜小傳云

入閩後自縊邵武山中不知何據恐出傳聞之誤

葛蒼公傳

震澤俞子駿岳攝丹陽訓導時鈔得邑中明末孝廉葛蒼公集

余曾借讀集共二十四卷是其子孫所哀錄藏于家未經刊刻
詩文有奇氣而不免粗獷編次亦無體例後附其友虞王吳中
奇等撰傳數篇語雖詳頗支蔓卷首別列丁振華一傳署名程
同邑晚學詞意較明淨乃錄於此傳曰先達葛蒼公諱麟號瞿
庵性敏多才狀奇偉目光炯炯有英氣膽力過人應童子試援
筆立就如宿構爲諸生以忠義自許郡守印司奇賢而被誣公
徒步走京師擊登聞鼓辨其枉楊嗣昌督師無狀公上書列其
罪直聲震輦下及流寇猖獗又數上疏言時事不報居家喜著
書爲詩古文動輒數千言從游皆一時才雋而尤愛其從弟敏
及章明常云二子讀書無升斗氣習異日當不以巾生老壬午

舉於鄉同榜多知名士嘉定黃蘊生道耀同邑睦嵩年明永其
尤著者而榜首盧象觀則義興尙書忠烈公胞弟也皆與公相
得往往置酒縱談天下事悲涼感憤相顧歔歔至於流涕甲申
闖賊陷京師公方讀書焦山聞報大慟與丹徒諸生吳中奇及
弟敏章明等計議招同社十餘人圖興復盟於關壯繆廟馳檄
遠近刻日舉義旗一時忠義不期而會者數千人福藩居畱都
上書言事者再時逆鎮于永綬劉肇基陳可立張應夢等擁兵
抄劫至京口公率義勇登陴且親往見四帥其三人皆服公義
退師獨永綬恃桀驁直逼城下遂敗鎮江舊營於北固又敗道
出江上之浙兵於銀山將軍李大開引勁旅出救戰於西門中

流矢死永綬愈橫大肆焚掠士女多赴水公白兵備張調鼎太
守錢良翰請出禦嚴持不可公忿甚同吳中奇率紳士連發大
礮擊之永綬卒死者百餘餘衆不敢前公卽具疏南京又上書
閣部史公閣部飛檄至永綬始勒兵而北公復上書史公及巡
撫祁公先後條陳數十事史公手荅優獎祁公同御史王孫蕃
交疏薦其才授中書舍人練兵江上然虛銜不獲盡其用且馬
阮作奸恣貨賄擅威福公上疏極諫數千言馬阮怒趣令解散
所練兵欲危以法然憚公忠義爲時所重未敢發公遂歸隱於
邑之禹莊未幾南都破畱詩於壁仗劍同敏出由溧陽厯廣德
時起兵處不一莫可與計事者卒之義興適盧進士象觀與溧

陽諸生朱興公等擁衆數千見公至相對悲歎聞有起兵吳淞者欲往會之我 大清師至八月二十有九日公等率衆抗拒衆潰與盧公及弟敏同殉於泖湖時章明亦與同邑荆碩輩起兵於金沙之游塘敗死同榜睦嵩年以學博殉華亭黃蘊生不屈於嘉定俱先後死論曰古來鼎革際達官將相與國存亡所在多有固已烺烺照人耳目若夫里巷釋褐之士籍未通於朝右慷慨赴義新朝紀載多諱言之我 皇上紹統詔史臣凡前朝死義之士皆令載在史冊以發其幽光而傳於後世風勵天下之至意千古爲昭矣嗟乎懷忠仗節赴難捐軀自昔稱頌抑何幸遇聖人在位如今日也哉

嘉定屠城紀畧紀蒼公造訪黃陶庵先生一事可想其觀人論
事慷慨激昂之概附錄于此以補傳所未及云初溫耀避兵石
岡有同科孝廉丹陽葛麟與二力士至鰲貌甚雄武絕不類文
人叩溫耀門大聲問曰年翁在否溫耀父家柱出迎荅以在鄉
麟攢眉良久曰我憂之甚年翁純儒未諳世故恐不免思一相
見故迂道今不及矣家柱固止之爲停畱飲食及溫耀兄弟歸
與之同訪志葵于雲間志葵吳姓時以水師總兵駐松江謀起事後兵敗被擒其論當世
事出謂溫耀曰志葵庸奴耳其言夸誕欲使他人幹事彼坐享
其成必誤國事年翁何故信之天下事尙可爲然君儒者非其
倫幸勿鹵莽遂掉臂去不言所之按傳有聞有起兵吳淞者欲

往會之云云蓋卽指志葵而言訪陶庵以見之是覘其人之可
會與否紀畧所言正與傳文相合未幾嘉定卽被兵陶庵以七
月四日授命蒼公之殉後此未及兩月也

吳日生名

國初家仲韶先生避居光福山所著甲行日記有一條云丙戌

六月十七日壬辰山中遙傳日生凶問初未敢心信理云

理者
凌姓

小史見
日記

營中人言確矣夏至日曾爲撰著遇大壯之夬六五喪

羊於易今未月也易則其名異哉日記之眉有無名氏按語云
吳日生名明史作易而他書或有作易者今先生以喪羊於易
作證則作易無疑先生與日生同邑同時有書札往還必無傳

訛且易易二字分別甚微傳鈔翻刻易於淆混今有確證自應據此以定作易之誤此書從錢映江綺借閱按語疑卽映江所題余謂說文解字引秘書說日月爲易則名易而字日生義蓋取諸此

家古爲先生遺像

松陵族人朔生廣文堯賞言其六世祖古爲先生諱樹人布衣工詩文居同里鎮順治二年薙髮令下不屈而死士林私謚毅烈事詳同里先哲志朔生刊其春暉堂集并繪遺像乞唐陶山方伯作傳徵題余爲賦一律云故國降旛出殘黎脫幘收頭顱拌一擲毛髮共千秋大節吾宗仰遺文後裔蒐布衣能抗志簪

晁笑名流時以朔生之請詩中不敢有異議也既而與友人縱論當時如古爲先生者不知凡幾在國家定制易服之初不能不以梗命罪之竊揆諸君之意自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然事當權其大小輕重因違薙髮之令而致罹斷脰之刑豈不於父母遺體更毀傷其大者重者乎若云心不忘乎前朝故藉此以求必死則其自處尤有可商者古來志節之士不幸而遭陽九百六之運其在策名筮仕守土分茅者固必力拒勸降以身殉國矣至如龔生退老原可自保天年迫於新莽徵命之嚴自當一死以明志而潔身高蹈同時正不乏人此外則管幼安遠浮遼海陶淵明終隱柴桑下及唐宋末造諸賢類皆遜

跡潛名超然世網彼其人非不睠念舊邦心傷往事而身居草
野義固無庸與國存亡耳劉辰孫禧廷曰此論援斷明確末所
云析義至精信足當之循是而行未
始不心安理得也 是以 國初顧亭林徐俟齋諸先生亦祇羈栖關隴
伏處山林以避白衣之宣而免黃冠之乞度其服色間必有道
以善處不致招夫偵察之疑者初何嘗必以頭戴南冠身橫東
市而後爲無慚故國之遺民哉然則如古爲先生者謂之抗志
不屈則可矣謂之析義至精則未也

吳城日記馮孝廉事

無名氏吳城日記三卷得於印氏鷗天閣紀順治二年 大兵
初到吳門事頗有遺聞可采如五月廿六日南京差鴻臚寺卿

黃家鼐通判周荃到蘇安撫錢牧齋另有印記告示招諭慰安
此因新降出力效忠諸家野史所未及也其他紀楊廷樞劉曙
文乘諸人之難都與志傳相符別有一條云洞庭兩山未靖先
之招撫猶懷兩端吳公統兵往

吳謂提督
吳勝兆

乃懼而迎降郡中鄉

科馮寧延避跡洞庭西山不肯薙髮吳公令人勸諭不從乃執
其家屬仍不爲動執向軍前寧延終不屈遂斬之而剖其腹棄
屍湖中事在乙酉九月按乾隆蘇府志馮君無傳但選舉門列
崇禎己卯舉人馮寧延吳縣人字長年而已跡其抗志捐生與
葉古爲相似視楊維斗諸君亦無愧然諸君皆列郡志人物門
死節事已炳然卽古爲亦得後裔作傳表彰編刻遺集獨馮君

二百年來名姓翳如事幾湮沒非吳城日記著其大略又孰知之而孰傳之耶

梵麓山房記潘子晉先生事

明季岷山潘子晉先生名康侯居邑之妙花涇躬耕養母當時事日非謝去諸生恆悒悒不樂甲申間變撫膺大慟卽投繯自縊母救之曰兒卽欲盡忠奈我年老何先生瞿然泪下而止乙酉王師渡江薙髮令下佯狂以免是年母卒先生具殯殮以日易月書數語於壁曰儒冠二十餘年當國家破敗曾無寸補而又覩顏臣僕他人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也或謂三峯五湖曲全二子以縣宗祀此亦可從但徧地無乾淨土何處可居吾志

決矣縱匹夫之死無關社稷吾盡吾心耳卒自經遺命以衰經
斂葬母側六世孫道根摹遺像於卷丐人題句以表章先德此
錄亡友王潤甫汝玉梵麓山房筆記參用其詩序中語其詩曰
朱斷斷陶桓桓生同學死同穴自注朱節孝陶仁節兩先生殉難後時人之語如此崑山
一邑百里小當日膠庠多殉節花涇更有潘先生讀書志操勵
冰雪諸生謝去憂國事養母躬耕見高潔一朝聞變遽大慟引
領投繯思訣絕驚相救解來慈親奈我高年悲哽噎聆言含淚
暫偷生耿耿此心終不滅王師聞說下江南腸斷白頭已永
訣畢我從容赴義心數言洒出毫端血吁嗟致命以遂志豈等
尋常慕激烈肅瞻遺像敬心生感彼草間尙偷活又稽仙根文

學逢椿二律云慷慨潘夫子成仁豈爲名金陵銷暮氣嘉定此
先聲碧血藏應化青衫死未更高皇能養士殉節到諸生恐傷
慈母意忍死亦須與大義烏私盡孤魂鶴唳俱自注鶴唳門在
顧氏有殉節
於門中者一抔荆棘裏兩社姓名無自注謂幾
社復社未入褒忠錄
滄桑可歎嘯

楊碩甫事陸顧二公論辨

楊碩甫名菽吳江平望人少時遇松仙授以道法松仙者相傳
爲明豫章宗室成道者也碩甫遂能前知言皆奇中瞿公稼軒
深器之乙酉偕往廣西巡撫任多所贊畫庚寅冬王師下桂
林瞿公不屈被難碩甫哭於定南王孔有德軍前請斂其屍凡

四日夜欲繼以死始得請並斂同殉難諸公一時義聲動三軍

瞿公孤孫爲軍中劫去勒財物碩甫時以醫術游於孔王及巡

撫王一品之間力爭脫之終護其喪歸葬虞山

瞿公孫曰文粵行紀事不言被

劫勒財及碩甫爭脫事又楊之隱居三十餘年卒葬雪湖之濱

歸也實先數月偕王一品行

隱居三十餘年卒葬雪湖之濱

人稱雪湖先生平望范湘厓用源舊藏陸清獻公手書貽楊高

士詩序及山人錢雲所撰楊碩甫傳因從楊氏後人借摹遺像

裝爲長卷數年前曾索余詩撮其傳中大略記之留備文獻之

徵清獻之序惜其遇仙而未遇儒卷中顧南雅通政跋語駁之

嘗手錄二文存以待有識論定焉陸序曰唐顏魯公千載偉人

好神仙浮圖之說儒者曰是其天資高故學雖雜不能汨其忠

義之性仙者曰是幸得我術故能有所成就是二說者世莫能定也虞山瞿公稼軒殉難粵西其節最烈而雪湖楊君碩甫諱執出入於鋒鏑之間負其遺骸收而殯之義聲動三軍武夫悍卒皆爲感泣無攔阻者楊君自言曾遇異人能知未來事所言多奇中瞿公好其說與之周旋艱難中常奉其言爲金鏡我不知君與瞿公果得力於其術乎抑其稟於性者厚賦於天者粹故所操雖不必盡儒者之學而忠義之發光耀宇宙不可遏抑乎辛酉春遇楊君於虞山望其貌渾厚真樸出詩一編示我瀟灑自得無纖毫俗氛嗚呼此其所以臨危難而不苟者歟其得於天性無疑也我因君而知瞿公矣世之人稟資不如君而徒

欲學其術雖遇赤松洪崖面命耳提盡得其秘旨妙道使之當
變故其不視君父如秦越人掉臂不顧者幾希矣使君早年不
遇所謂異人而遇濂洛之儒以如是之天資切磋而肆力焉其
所成就豈但如今所稱者哉然如君者亦可謂奇男子矣天下
滔滔使盡如君之險夷一節何至如江河之日下哉顧跋曰右
陸清獻公雪湖高士詩集序一首論其佐瞿忠宣禦敵及保其
遺孤事謂可爭曜日月而又惜其遇異人不遇濂洛之儒故所
就止此此公衛道之苦心而不自覺其言之過也孟子之惡楊
爲其無君也惡墨爲其無父也故以能距之者爲聖人之徒假
令其道無害於事君事父雖與聖人異趨而殊塗同歸聖人猶

無惡焉若儒衣儒冠誦法周孔惟使其身圖絕不以君父爲念如孔光馬融類者聖人豈肯引爲徒乎使高士處此雖當而尙有幾微之未盡善則公當直指其非或充類至盡以見吾儒至精微處非二氏所及示後學以正大之軌不得謂之刻也今公於此事實無遺議旣許以爭曜日月矣而徒以遇異人爲惜昔孔子見老聃而歎爲猶龍不聞論者以不遇周公爲惜也孔子作春秋一人而褒貶互異以事定不以人定也後儒之論人則不然以東坡之忠於爲國而謂其學甚於洪水猛獸以新建之功業道德而斥之爲異端余以爲已乖聖人善善從長之義然猶曰就其論性道言之也推公之所以惜高士者或亦在性道

間耳余未見高士文集不知其所論若何假使其論實有所偏
公亦當指而斥之以爲處此事雖當而某事某言則異於吾儒
之教不可以爲訓何不可者今但惜之而不明言其所惜之故
後之處君臣朋友者將何所適從哉且夫性道人所不見也行
事人所共見也舍其所共見而刻責以人所不見使人口趨於
虛此正二氏末流之弊而不謂闕二氏者轉出此也學孔孟之
學者不可以不辨雷甘谿後曰自古學者功無駐足仲夫子經
以臧清獻於楊君既許以爭曜日月而又惜其遇異人未遇濂
洛之儒正是此旨願通政駁之謂孟子惡楊爲其無君也惡墨
爲其無父也假令其道無害於事君事父雖與聖人異趨聖人
猶無惡焉此言已支離夫聖人人倫之至也其道無害於事君
事父卽是聖人之徒豈可云與聖人異趨乎其道與聖人異趨
豈有無害於事君事父者乎吾不知通政何所據而云然也孔

光馬融之爲儒所謂小人儒不當接以爲口實孔子見老聃其
事有無不足辨卽有之亦所謂焉不學何常師非但見一老聃
卽成爲孔子也東坡文學新建功業自無可議詆之者乃一時
門戶之見非清獻惜楊君之旨也至性道人所不見使人日趨
於虛二氏末流之弊等語益支離不可爲訓信如是說聖人不
應傳易子思子不應作中庸矣通政時藝清真有氣骨書畫皆
入能品觀學滇南滇人頌之其人君子
人也而議論如此吾惜其未遇清獻矣

性因上書定南王事

瞿忠宣公之得斂也由於楊高士之哭請非特高士傳中言之
卽瞿昌文粵行紀事亦惟曰收屍殮葬者楊君碩甫一人又曰
碩甫至文拜謝收骨大恩又曰碩甫復至手授王父臨難與張
公唱和詩一卷其復李定國亦曰祖父死節賴義友楊菽收斂
藁葬蓋大書特書不一書矣

瞿公子元錫撰始安事畧亦言楊
菽請於有德斂公又稱碩甫爲禮

部主事蓋忠宣當日曾薦於永明王授此職可補前傳所未及而野史乃有僧性因上書定南王請斂瞿張二公事傳其書稿且言楊君初請不獲命及性因書入定南乃許之楊君因得經紀斂事似其事皆出於性因一紙之力余初疑性因事後僞撰此書以冒義名野史不察而傳之蓋性因卽金堡出家初名堡在永明王時遇事敢言氣凌朝士後因被劾廷杖遣戍清浪遂爲僧忠宣始曾疏薦後復論救而呂文紀事中亦甚推重之其人有才氣善文辭故其書稿議論頗剴切然使果有此事昌文豈有不感激而表揚之者顧寂無一字言及何歟旣而見王應奎柳南續筆云當菽請斂瞿張二公時金堡爲僧於茅坪庵名性因亦上書定南王請此事遣

侍者詣王府將投書遇菽知已得請遂不果上後性因

遺瞿氏子孫瞿氏劖劖以行而不及菽由是兩粵吳楚之間但

知收斂二公者爲堡一書之力而菽竟泯泯矣凌子與霞曰寒

尚書總督學士張公傳畧有云二公既盡節僧性因上書有德

未報而吳江義士楊碩甫踊哭收其屍具衣冠并殮瘞于北門

之園拾二公因中與性因唱和詩授瞿公性因有徧行堂集百

孫昌文還屬性因序而跋之曰浩氣吟性因有徧行堂集百

餘卷其中紀菽事甚悉且曰以吾書掩菽功在吾爲竊名在瞿

爲負德是兩失之矣余於是始知性因果有此事而書非事後

僞撰特未上之定南耳今世所傳徧行堂集四十六卷乃性因

文然於楊菽事一字未及獨自列其上定南晚年刊於嘉興皆出家以後無違礙詩

王書柳南續筆述其所言應在未刻集中至瞿氏子孫於菽

收斂之功如元錫之始安事畧昌文之粵行紀事何嘗不再三

言之特此二書當時未敢傳播而性因書稿先已刻行故世但歸功於性因又未見瞿氏子孫之書遂以爲負德其實非也相傳菽晚年與瞿後人有隙或卽因此語而附會据柳南續筆菽晚年移家虞山豈有怨其人而反移家近之者且余憶錢山人所撰傳內言瞿公子元錫以其女配碩甫之子一甯合而觀之知此語之不實矣

附記徧行堂集事

偶閱陳年公牘載乾隆四十年閏十月

純皇因檢閱各

省呈繳應燬書籍內有僧澹歸所著徧行堂集係韶州府知府高綱爲之製序兼爲募貲刊行詩文中多悖謬字句自應銷燬

因諭及高綱身爲漢軍且爲高其佩之子世受國恩乃見此等悖逆之書恬不爲怪轉爲製序募刻使其人尙在必當立寘重典其書板自必尙在粵東若李侍堯等卽速查明此書版片及刊印之本一併奏繳始知澹歸未出家前之集曾經刻過而已銷燬後與黎里徐君冶伯晉鎔話其事冶伯錄其先德山民丈達源雜記一則見示云吾鄉李觀察璜字方玉乾隆中官南韶連兵備道偶以公事過丹霞寺寺中有厨封鎖甚固觀察詢所藏何物僧曰自康熙年間至今本寺更一住持卽加一封條所藏何物實未悉觀察命啟視僧不能阻啟厨得一冊皆謗毀本朝語則明臣金堡澹歸和尙手筆也觀察長子大翰慙慙

其父謂方今書禁極嚴此事舉發可冀升擢是夕觀察持冊旋行室中逾丙夜不寐竟惑於其子之言白諸督撫入奏遂有焚寺磨骸之命寺僧死者五百餘人丁酉觀察入覲卒于京師大翰後由刑部員外郎擢知漢陽府將抵任忽覩一僧衣紅袈裟入船猝病卒於麻城自後李氏凡有英雋之才必早世歿時必見和尚吁異矣據所記觀察入覲在丁酉是爲乾隆四十二年其獻冊之舉當卽後於燬板之事年餘是遊寺啟廚未必非先已有意所獻之冊亦必更在前燬刻之外者故得禍亦更酷澹歸身後何意忽遇李氏父子然高綱實先引其機也

釋覺阿祖觀曰

澹歸得李永茂之弟拾山爲寺乃開丹霞道場後爲李璜所燬始成終敗皆遇李姓亦定數難回也

劫灰錄李定國事

昔爲李香引校定劫灰錄其語已編入吹網錄中高蒂堂董
涵兩觀察皆曾借閱蒂翁題一律云一木難支大厦傾東南半
壁盡降城朝端擾擾鷄蟲議閩外紛紛鷸蚌爭幾見黃巾扶漢
室難從白馬客周京數公正氣畱天壤不遁緇流誓結纓琴翁
和之亦有劫灰碧盡萑宏血孤負黃巾力請纓之句二詩用黃
巾字皆指錄中李定國以獻賊義子歸明及永明王遁入緬甸
後不得出定國盡忠力戰事余考明史桂王傳末附列定國歸
明以後事跡蓋亦深許其忠於殘明劫灰錄則記定國王寅五
月走猛臘士馬死日衆乃置醺自述平生所爲如天命已絕

顧速死母苦衆人未幾永明王被殺之信從雲南至定國遂病
六月二十七日卒於軍香引采野史增注云定國臨終謂其子
嗣興及靳統武有任死荒微母降之語而余聞覺阿彌士言定
國初在賊中因觀伶人演諸葛武侯拜表出師事遂決計歸明
云得之顧公燮丹午雜記未刪本余故亦以一詩弔之卽書劫
灰錄定國傳後云運終陽九得斯人殘局天南係一身諸葛出
師同盡瘁祝宗祈死亦成仁難存絕域流離子足媿中朝反覆
臣鼎立何蛟瞿式堪合傳平心未敢薄黃巾

鄒廣文效忠圖

金友理太湖備考紀武山鄒儒官遂安縣教諭康熙甲寅耿精

忠反於閩其黨馬鵬汪壽等陷遂安儒與其子弘志有拒賊復城之功七十二峯足徵集又紀

聖祖南巡弘志繪聖世

效忠圖備述遂安被兵情形並繕疏籲聞得蒙召見等語余夙聞江右鄒南軒孝廉兆炳藏此圖冊南軒僑寓吳門因得借讀始知當日閩寇破常山制府李公之芳守衛賊偏師繞出其北土寇復爲勾引勢洶洶不可禦教諭邀縣令劉從龍畫死守策令遠巡不至是夜遁去厥明賊入城教諭遂獨當其難事後功爲忌者所抑未得上達洎弘志上書行在并繪四圖以獻獲邀褒諭命入宋金元明四詩館效力敘官

以上參用冊中舊東夏荀慈詩序語

四圖爲報國點兵月夜復城灰石解圍請兵保境

蓋距其父子孤城捍逆時已閱三十

年矣嗣復分繪十圖裝冊乞名流題咏一時作者九十餘人卽
今南軒所藏前有雲林江球分書聖世效忠圖詠六字者是也
茲錄弘志自著各圖題記并擇諸家詩之尤雅者存之爲吾鄉
文獻之徵

第一幅毀
劄罵賊

康熙十三年耿逆犯順浙閩接壤七月初

八日賊陷嚴州府遂安縣城突入明倫堂逼臣父教諭鄒儒投
降索取印信勒受劄付臣父義不屈節口稱我係明倫堂司教
之官豈肯從汝逆賊罵不絕口毀裂僞劄

第二幅冒
刃教父

臣父被執

不屈賊怒臨以白刃命在呼吸臣一時心膽俱喪號天慟地願
以身代賊心感動方得暫免遂看守於文昌閣

第三幅墜
城斷齒

賊見

臣甘代死勒令勸父投降且言明日不降父子並戮臣覓驚膽

破於夜半乘賊熟睡時掖父冒死踰城臣於西門城下跌斷兩
牙昔年吳江具奏蒙 皇上垂憫孤忠面驗斷齒

第四幅報國點兵

七

月初十日夜半臣隨父冒死踰城奔至十八都地方號召文武
生員諭以忠 君大義隨有鄉勇章雙桂等三千餘人聞風響

應會於六星亭下籌畫機宜密圖恢復

第五幅月夜復城

七月十五日

臣父鄒儒乘月夜論文武生員率各路鄉勇設伏山凹獨令章
雙桂統鄉兵六百八十三名從龍渡橋奮勇攻城礮聲爲號四
圍衝殺賊衆潰敗陣斬八十人奔命渡水溺死者無算於四鼓
時分恢復城池令門斗徐選飛報本府及協鎮請兵援救在案

第六幅奪

同場婦

逆賊陷城擄掠官民婦女無算帶至七都地方屯紮

臣父躬率鄉勇殺退逆賊乘勝追趕搗其巢窟奪回縣令劉從

龍家眷及民間婦女百餘口盤山度嶺而回諭令百姓識認領

歸一時歡聲載道

第七幅灰石解圍

七月二十八日賊見援兵不至復

糾老營黨與以復仇爲號蜂擁攻城縱火焚臨城一帶民房烈

焰彌天人心惶懼臣父鄉儒值此兵盡矢窮之時恐賊一登梯

城將復陷亟發石灰實瓦罐中分投擊賊正在對壘賴我 聖

朝洪福齊天暴風疾雨卒然而至臣父子率衆乘勢飛灰擊石

賊衆潰亂解圍而遁

第八幅請兵保境

八月初三日寅刻嚴協副將鮑

虎爲先鋒引領大兵臨境臣父鄉儒親赴界首迎接官兵稟稱

遂安境內係卑職聯絡鄉勇恢復城池報明在案伏懇行令軍

中禁止殺戮因此韜戈入境雞犬不驚壺漿迎犒者相望於道

第九幅

康熙四十二年春二月 鸞輅南巡臣弘志於吳江

御制表忠

道中具本啟奏爲 聖朝首重忠貞臣父微忠未白謚添實陳

情仰祈 睿鑒旌表永垂青史事內侍傳呼幫上船來荷蒙

皇上垂憫孤忠閱卷驗齒 特命臣舟往頭裏走痛父孤忠苦

節沈埋三十餘年

劉辰孫禧延曰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上距今十三年甲寅計三十年此餘字或誤衍

得 上 聞 聖主恩諭前行寵榮載道臣不禁涕零感激之

第十幅公

舉名宦 康熙四十一年冬十一月遂安閩縣紳衿士民公

舉名宦懇詳崇祀本縣知縣萬爲恪結得原任教諭鄒儒名擅
文場才兼武略秉鐸而守寒齋孤忠抗逆揮戈以摧敵壘倡義

興師罵賊不休已見丹心貫日復城有策更知猛氣凌霄功既及於民生祀應崇於奕世所當俯允輿情用昭國典以維風化以勵忠貞者也有名宦錄臣昔年於江南無錫道中曾呈

御覽內侍蔡九功傳旨知道父忠實跡荷蒙睿鑒感激涕

零隨向御舟九叩恭謝天恩欽取內廷纂修原任山西

平陽府岳陽縣知縣臣鄒弘志恭進此條署名因十國內有西圖曾經進呈也惟畫者無

名款漁洋山人王士禎題云遂安城大如斗賊兵來縣尹別裁集

走廣文別裁作儒官罵賊賊縛肘乘機遁出豺狼口集衆擊賊梃在

手妖氛別裁作星一掃雷雞狗賊伏莽去還來城門火棲烏哀登障

矢石驅風雷別裁此處多狂氣釋重圍士民喜歸我絳紗唯理

我舊經

別裁作書

史孤忠淪寂

別裁作未顯

廣文

別裁作微官

死當年佐陣兒

折齒兒今抱圖獻

天子

按此詩不見帶經堂集據國朝詩別裁集爲桐城方中翰式濟作題爲

遂安鄒廣文效忠圖冊中應是代題借款

遂安毛際可題雜謠云遂安破廣文執斧

鎖當前終不屈父子潰圍聚義兵六星亭上一呼集父面破子

齒折努力復城乘夜月殺賊獅山不知數當年記是中元節賊

復來火大舉塚中髑髏作人語義兵歡呼賊火滅快哉一陣西

風雨亂旣平遂安甯巷南巷北雞大聲微官抗節堪風世而况

能全百里城雲間王九齡云徧野荏苒起連天鼓角鳴兜鍪無

將帥頽壁有干城志銳軍聲振烟消賊壘平捷書騰幕府誰信

一儒生保障功何偉沈埋忽幾年馳驅臣子分忠赤 聖明憐

事往思前哲名揚得後賢奚須勒鐘鼎青簡自能傳中山王之
樞云千秋偉節重明倫百里孤城敢奮身大義直能吞小醜武
功誰料出文人飛灰陣險驅雷電斷齒魂驚泣鬼神史冊有光
褒典在士林端不負君親安宜王式丹云官冷才雄矢致身單
戈血戰氣如神章縫節建詩書帥帷幄謀推社稷臣猶有風雲
迎鶴鶴故應冠劍畫麒麟志完有子光家國原注用鄒德夫事橐筆於
今拜紫綸同里金沈叅云莫笑陳餘計未殫孤臣盪寇出儒
冠銜刀罵賊天應泣冒矢乘城日爲寒鄭巷有車歸命恥秦庭
無路乞師難六星亭畔追遺烈記取郎君兩齒殘兩度衝圍萬
死中狂呼謀主署曹空當時鼠伏諉先見後日鴉爭忌首功宗

且原無臨陣責房公誰諒出師衷百年論定從來事 褒詔於

今大范同

原注謂浙撫忠貞公

徐葆光云運籌帷幄一青氍毹空壘孤城復

瓦全義動諸生揮涕日月昏半夜斫營天功成不抱睢陽恨賞
厚重頒緜上田獻馘泮宮前古事新圖并付史臣編顧嗣立云
一片孤忠勢若焚誓師叱咤動風雲遂安萬口如絲命不仗元
戎仗廣文六星亭下月娟娟曾照當年戰血鮮若把平吳定功
例黃金須鑄一青氍

沈孝子負骨歸葬事

武康王松齋孝廉誠有沈孝子詩序云孝子名應科德清縣松
雪里人父炯文乾隆中以事連染遣戍陝西之渭南卒於戍所

越十年應科長矣齋本縣牒徒步往求父屍至則棺已瘞莽莽平原無可尋覓號痛不已一牧牛人過而問焉告以故其人曰吾知之吾已忘之汝可問荷鍤者張可雷因遙指張居處入門則張已病亟哭拜叩牀下張氣息僅續瞠目曰吁吾幾忘之矣汝父瘞處吾埋三巨石於上若品字然亟尋勿失言訖卽逝應科哭拜出徧尋者又兩日至一所有石微露搯之果得三石再捐則棺見焉木已朽矣炯文少時當唇墮一齒驗之宛然復齧指滴血血沁入遂負骨徒步以歸里中人皆稱孝子云事見邑人徐承烈雜著承烈字紹家號晦堂德清諸生所著燕居瑣語十六卷載嘉慶德清縣志書尙未刻雜著卽瑣語藁本未編輯

者其書分目排纂此條爲嘉慶辛酉十月十一日甲寅所記前
摘浙江通志徐清獻公旭齡負骨事未慨應科之不遇謂其年
四十餘尙爲牧犢子今去晦堂著書時又五十載孝子之姓名
里貫父老亦鮮有道之者矣幸此書僅存後之人掇拾於蛛絲
煤尾中尙得發幽闢隱豈非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有不可泯滅
者歟余作此詩在道光戊申亦十月十一日豈偶然哉清渭南
頭一抔土苔花暈骨斑紋古年年寒食棠梨開誰攜麥飯澆其
所嗟哉沈孝子日夜慟不止父死骨未歸有生不如死芒鞋不
韞逕出門肝腸慘結愁雲昏秦雲渺渺望不見但見太行成削
黃河渾朝望太華道仙掌三峯矗天表暮宿黃河邊飛砂沒脛

寒餵煙千氣萬力喘不得一朝得到渭水側平原四望莽蕭瑟
三寸桐棺復誰識仰天一慟來悲風精誠倏感精靈通何物騎
牛人得非五千道德元元公因公來拜前村叟昔年荷鋪出渠
手是時叟病危屬纊將不久忍死須臾爲君剖語甫出口氣絕
口徧捐荒冢黃飛埃果有三石品字堆痛哭捧觸骸一齒呀然
開滴血入骨骨欲活屬毛離裏何奇哉君不見庾公能平瀝瀨
灘蔡公能止鹿觸槐古來孝感有如此而况四千餘里負骨重
趺來鵝之山茗之水孝子招魂葬故址迄今六十年幽光發故
紙惜哉旌表未及此我欲作詩上國史應科其名沈其氏
詩後原注云己酉春浙江省垣有采訪節孝之舉余錄孝子事

實并繕此詩上之總局遂於咸豐元年辛亥經浙江巡撫常題請旌表亦可慰孝子之心并慰晦堂先生著書之心矣又孝子之兄應登慟父哭踊哀動旁人應科負骨渭南賴兄經營養母亦以孝稱詩注附著燕居瑣語所紀云

陳烈婦傳誄

陳壻存壻嘗述其所後母蔣孺人殉節事甚烈旣而得讀孺人事略及同時諸名流誄詞余爲乞外舅陳雲伯先生作傳其略云孺人姓蔣氏長洲縣人父梅垞母氏宋幼聰慧舅氏宋兩亭以女孝經列女傳授之成誦卽知大義年十七歸陳君甘谷子寶咸陳氏籍上海寄居吳門寶咸早歲勤學積勞成疾孺人日

侍湯藥衣不解帶泣語兩亭謂郎病久不痊誓當同死丙寅春
寶成就醫雲間孺人日夕籲天願減已算以益夫年旣而寶咸
病劇逕歸上海故居翁率孺人往視舟過吳淞適上海訃至寶
咸已於前一日卒孺人聞訃痛哭幾絕稍甦卽乘間躍水翁呼
人亟救起氣已絕矣時二月十六日也先是孺人在舟語婢曰
翁姑有叔不患無後郎脫不諱我必死與所以語舅氏者昭合
蓋死志久定非激於一時血氣者可比視尋常烈婦有過焉嗟
乎忠義節烈人情所難余嘗以管婦方義士烈婦方忠臣從容
授命抑又難矣若孺人者非能爲其難者歟詩歌亦多可傳之
作董琴南國華云蔣家女陳家婦節烈錚錚世希有夫子櫻痼

疾就醫五涇口千金無方繫肘後厄命沈絛遭陽九惡耗驚入
門迎夫刺船走搥胸一哭心血嘔殞身從之拌沒首回潮葬碧
顛風吼千載抱石痛曹娥奇孝奇貞同不朽吁嗟乎泖湖雖深
猶可竭烈婦之心不可滅化作冤禽銜木石汪悔人廷楷云潺
潺孟涇水嗚嗚學人語中有烈婦魂蘋花泣秋雨烈婦云是誰
窈窕蔣家女作嬪顧川門上堂潔脩脯相夫能無違人稱梁孟
侶夫也邁厲疾禱藥百無補言就仰緩居扁舟河之澣本以求
生來誰知赴死所生死猶然疑奉翁往迎之舟塗得凶問是妾
斷腸時妾如縑車絲君如縑絲車車折軸兮絲勞如抽刀斷絲
奚躊躇計決弗悲哽顧視清波影願學孝娥曹一躍隨萍梗凜

凜古節烈聞者爲嗚咽吁嗟烈婦不再生孟涇之水應長清印
紺園鴻緯云凶問迎中道翻身擲逝波無醫能肉骨有恨竟填
河花落青銅掩魂歸白水多曹家三尺碣血淚併難磨李嗇生
保泰云白水心同潔滄波致命辰蛟龍應避窟風雨欲迷津偕
老緣何促同歸願竟伸誰甘稱後死不作未亾人張曉青庸發
云一死如飴擲此身貞魂終古弔江湄捐軀不化青山石銷恨
須揚碧海塵地下依然從藁缺閨中亦自有靈均鴻毛何啻恆
沙數愧煞鬚眉姓氏淪史蒙山本泉云一死甘心殉所天女中
烈士葬江邊蠟磯月冷芳魂斷湘竹春深血淚鮮自昔盟言偕
白首而今含笑聚黃泉殞身完節渾無怨東海何勞木石填又

事略言寶咸病劇時恍惚見孺人在牀側驚問來何迅速侍病者皆疑駭計是時正孺人自蘇起程之候蓋精誠所注神已先行耳此事頗異而詩文中皆未及故附記之

雙貞圖詩

明末韓君望寄庵詩存

君望名洽長洲人詩存四卷近時族裔崇所刻朱竹垞明詩綜沈歸愚明詩別裁皆曾

遜之

中有沈烈女詩一篇力辨女未嫁而守節之非又有周

烈女一篇則言其殉未婚之夫爲背經瀆禮其論與歸震川先生集中貞女論所謂女未嫁而爲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非先王之禮也云云相合固爲說禮之精然震川又有張氏女貞節記則云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賢智之過聖人不禁比於夷

齊未有祿位而盡君臣之義孔子謂之求仁得仁世之論人者
宜取法於孔子則於未婚守節未嘗不深許蓋君子與人爲善
固應如此非若君望之孤行其意堅執不同且斷斷與弱女子
痛談古禮不亦迂闊而遠於事情乎嘗欲作一文辨之會有以
雙貞圖索題者其事爲嘉定黃君潛夫長子宗魯聘於胡三子
宗英聘於葛潛夫卒後數年二子相繼殤胡矢不他適歸黃氏
素多疾以歸置卒於母家年十九葛聞訃亦卽病亡年十三潛
夫尊人石香翁屬程君序伯畫女貞木兩株作雙貞圖裝成長
卷徵詩余乃爲賦古風一篇以申其說焉其詩云昔者歸熙甫
著論辨女貞女而未成婦不得以節名後來韓君望有詩若應

聲斷斷談古禮析義非不精豈知熙甫晚爲張女記貞節不泥
初見說已更謂夫禮教設本以率中行賢智偶或過非可常度
程譬諸夷齊首陽餓尼山乃有求仁評後世論人母執一當奉
聖語爲權衡我觀宋明末氣節九觥觥韋布未委贊抗志常捐
生男兒得此已殊絕何況婉變之質能以一死堅心盟韓翁非
好作苛議拘文牽義斯難平所慮庸流借此自解免有關世教
良匪輕我誦其詩梗胸臆探喉聊爲雙貞頌雙貞女居膠城姓
胡與葛字黃氏守貞死節同錚錚致身原不媿烈士通經那得
繩媼姪正與熙甫後記合各行其志由中誠癡鈍世間萬馮道
見陸放翁詩視此判若渭濁與涇清此圖表揚足風世我詩不顧迂

儒驚雷甘谿浚曰女而殉未婚之夫此賢知之過予不敢論若未婚而守貞夫家俗所謂抱牌子做親者此事里巷間時有之然頗有勉於始而悔於後者可歎也予非敢泥古禮實見世事萬變而古禮之卒莫能易也故贅論之

管懷珠寄夫書

金陵管小異茂才嗣復孝廉異之同之子也異之以工古文名故小異亦能文避難來蘇謁余訂交以所擬仲姊曹宜人事略見示紀其癸丑二月十三日殉節事甚烈宜人爲異之次女適同里曹君士鶴曹君以陝西清澗縣知縣奉諱服闋赴部需次宜人居聞城陷自經死先期作書與夫訣屬弟嗣復遺之事畧不具錄錄其寄夫書云妾管懷珠檢衽季臬夫子清覽違別以來思有萬緒日望夫子早日補官同到秦中合家完聚何期

逆匪猖狂直抵金陵伏念舉家共沐 國恩萬一危城不保更
有何地可以藏身無如人心皇皇爭欲爲遷避之計現已移寓
鷹揚營蔡姓園戶屋內此非妾之意也茲聞賊氛日熾危在旦
夕妾以死自誓斷不爲小醜所屈伏念得侍箕帚十餘年未有
絲毫裨益於夫子祇此爲 國捐軀差堪仰慰耳惟願夫子努
力功名勿復以妾爲念臨紙嗚咽書不盡言嗚呼漆室憂深魯
女終能殉國漸臺節著楚妾未暇傳書若曹宜人者從容就義
慷慨捐生洵稱巾幗完人光耀一朝彤史矣

張炳垣傳

小異復以所撰張炳垣傳示我讀之與金陵癸甲撫談所紀張

炳元事詳畧互異蓋小異與炳垣素交故知其家世名字踪跡甚悉癸丑秋出城雖在此事之前而事後得之逸出之同志所述甚確癸甲撫談据小異言爲蕪湖諸生謝某字介鶴者所著初亦陷賊其出城後於小異一年然與炳垣不相識事由傳聞容有異辭其書已刊行世常有見者今錄小異傳文以備後之紀事者參考焉傳曰張繼庚字炳垣江甯府學廩膳生性深多謀自幼善會計貧而能自振湖南布政使潘公鐸與其父故湖南桃源縣知縣介福爲同年生君往依焉潘公甚器重之值湖南軍興君以省母辭歸未幾賊犯武昌東下金陵戒嚴布政使祁公宿藻聞君諳兵事呼與語大悅凡祁公所舉防堵團練諸

政君陳說爲多無何城潰君陷賊中里人吳偉堂賈漢上久楚
賊多素所識佯受僞職而實陰圖反正君偵知其情遂因吳君
與諸僞官結納爲忘形交一日謂諸僞官曰公等毀家室去鄉
里身經百戰攻下數十城以有今日然祿才足果腹父母妻子
不相見以公等之才何事不可爲乃鬱鬱久居此也皆不荅有
泣下者君知其心動遂反覆勸以反正且曰事成公等受上賞
不成請殺我與吳君以爲說皆感諾於是君與吳君糾合鄉人
數千諸僞官又許各率所部以應之君密陳 欽使向公請期
進兵而已爲內應 欽使許之四年二月壬辰君率衆登城殺
守城賊爲號時官兵已抵城下適賊新設木柵襲城門內局鎬

甚固君啟城稍遲官兵疑慮不敢進整隊而退君知事不就急令各回賊館以泯其跡爲後圖時賊亦倉猝不知起事端倪無從究詰有劉鴉頭者君所募健兒也隸賊官沈獸醫下慮事泄禍且不測欲逸去賊法凡因事出入皆有僞官符券以爲憑信謂之關憑非是則守城賊拒不令出入劉恃沈素同里閭當援已密以情告冀得關憑爲脫身計沈賺得事實遂以報於僞東王楊秀清拘君至詰同謀鞭撻炮烙備極慘酷君詭承楚粵點賊不與其謀者秀清疑曰汝所糾獨無江甯人耶君應曰江甯人素軟弱不足與圖大事也於是賊誤殺其黨百數十人然卒斃君於杖下復裂其尸以徇上元諸生賈鍾麟與是謀聞難逸

出投大營陳君死狀 欽使聞之嗟歎泣下許以其事聞於

朝是役也炳垣糾合六省之衆謀之半年而後發親至大營陳說機宜書狀絡繹賊中竟無知者幾事可謂密矣時會不至卒隕其身哀哉余至西善橋聞村人言劉鵠頭被執時謂人曰事泄由我願以一身當之竈死不波累人所以報張君也及被撈掠無完膚矢口不吐同謀一人炳垣至教之曰汝盍誣稱沈獸醫同謀賊必並殺沈不猶愈於徒死乎劉從之沈聞劉反噬己急遁去賊信沈果與謀購捕甚急時城外官民間沈媚賊債事皆切齒亦懸金購之沈夜伏林箐間皇懼無措自投村民求救村民縛送大營支解之賊亦殺沈黨與在城內者數十人炳垣

事雖不就然自是羣賊互相猜疑輒自戕殺勢始渙散旬日間
反正者不可勝計厥功亦偉矣哉

按反正之謀實發端于吳偉堂事敗後吳之生死傳中未

敘及此失於檢照處

金陵汪馬二秀才事

汪君星垣性好清潔與清涼寺僧稔交城陷後屏居寺中一日
僧報曰賊至矣君危坐不爲動與僧並爲賊所執僧獻所有獲
免并欲救汪給賊曰是吾寺中供羹除者也賊將釋之君厲聲
曰否吾秀才汪某也賊以戈擬其喉僧又給賊曰是有心病君
厲聲曰否我無病我秀才汪某也賊奇而禮之且曰吾視君非
凡人也髮斑白矣猶困於諸生方今天下大亂豪傑有爲之時

也蓋變計從吾乎君大罵曰狗奴吾所以困躓者爲不肯變計
諸俗也况肯從賊乎遂遇害氣垂絕猶自呼殉難者上元縣秀
才汪某也同時又有馬秀才者販牛爲業素不齒於鄉里聞城
陷慨然誓死謂其弟曰吾聞功不在大吾與若匹夫也殺一人
而死足以自償若殺二人則是爲國殺賊而死也可謂立功矣
因詭迎賊入使其弟守外戶乘賊不意取所用屠刀潛殺之投
尸於井賊續至復然日殺四五輩以爲常旣謂其弟曰戮有罪
而不使人知不武因榜賊首於門爲他賊所知覺遂與其弟皆
遇害此二事亦小異所記小異謂汪君順受其正矣然不如馬
君立功爲尤難余意汪義不從賊馬志在殺賊以史例論並可

附張繼庚傳後無容軒輕也